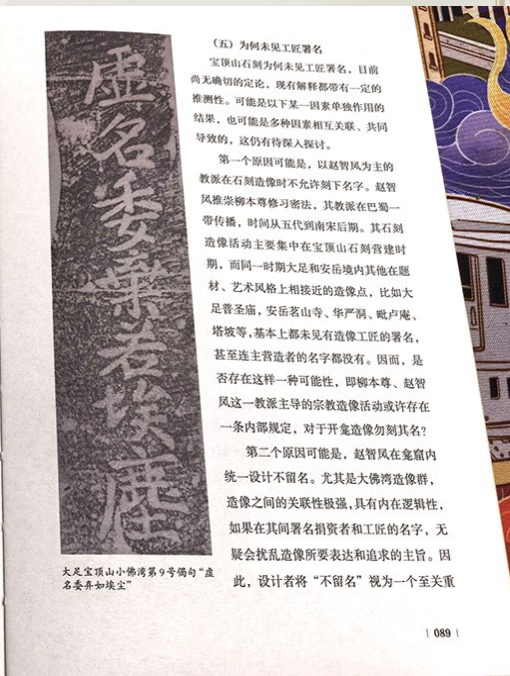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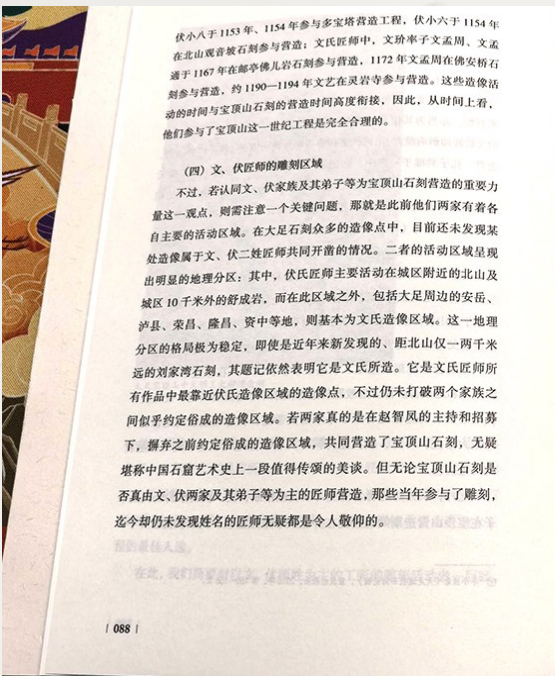


镌刻于石的文化自觉

——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读后感

□ 杨梓好



本书作者李小强，长期深耕大足石刻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，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系其解读石窟文化的又一力作。

“攻镌”二字，所谓“攻”，是打磨石头的劳作过程；所谓“镌”，是在石头上留刻痕迹。在宋代大足的石刻题记中，“攻镌”是当地石刻工匠的专属称谓，有“镌”“镌作”“镌匠”“攻镌”“镌作处士”等。工匠的称谓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，代表着宋代石刻匠人以技立身的职业态度。作者从工匠这一角度解读大足石刻历史文化，为我们读懂大足石刻，了解宋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

以石署名：—— 底层工匠的身份认同建构

纵观中国古代石窟艺术，宋代以前的大型石窟很少出现工匠姓名的题记，专为石窟服务的家族更是极少窥见。就此原因众多，据《唐六典》卷三《尚书户部》记载：“凡习学文武者为士，肆力耕桑者为农，工作贸易者为工，屠沽兴贩者为商。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。”唐代律令又规定，工匠一旦隶籍，不得改属其他色役，匠籍世代相承，难以转入士流。从隋唐到五代，重科举仕宦、轻手工技艺，士人阶层地位尊崇，而工匠归为匠籍，很难被正史记载。正如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书中坦言，相较于文人笔墨留名、青史在册的待遇，古代雕塑艺术长期处于失语状态，形成了鲜明的“刻刀与毛笔的失衡”。

这种历史失衡，却在宋代大足石刻被悄然打破。

我国著名的早、中期石窟——敦煌莫高窟、山西云冈石窟、河南龙门石窟，至今发现雕塑工匠师姓名甚少。与我国北

方地区的石刻相比，川渝两地石刻的工匠信息留存较为丰富。依托巴蜀富足的经济根基与活跃的市民文化，手工业蓬勃发展，家族式雕刻行业顺势兴起。民间募资造像的风气，也为工匠落款留名创造了空间。匠师们在崖壁之上记下姓名、造像年代、籍贯居所、亲缘脉络，铭刻出安岳文氏、大足伏氏两大工匠家族谱系，为石窟艺术史、宋代民间社会研究留下珍贵实物佐证。

这看似简单的落款，其实是巨大的进步，代表着宋代民间工匠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以及民间的文化自觉。

世代赓续：—— 文、伏家族谱写的工匠史诗

作者通过大量崖壁题记、石刻铭文考证，梳理出宋代深耕大足石刻的两支核心工匠家族——文氏家族和伏氏家族，两大家族代代传承、接续凿刻，用百余年时光造就了大足石刻的精美。

文氏家族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石刻世家，祖籍四川安岳，后来迁居大足扎根立业，目前发现第一代为文昌和其子文惟简、文惟一。北宋元丰六年到绍圣三年（1083—1096年），文惟简父子率先在石篆山开凿造像。三教造像融于一山是石篆山最具特色之处。这里的孔子龕、老君龕、佛龕相邻排布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造像共处一面崖壁，形制规整、和谐共存，一改以往石窟题材单一的格局。文氏家族的技艺代代相传，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绍熙年间，历经六代后人持续创作，家族匠人常在石刻旁落款“攻镌处士”，这既是他们的身份标识，也是家族技艺传承的见证。

与此同时，本土的伏氏家族也在大足蓬勃发展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工匠伏元俊、伏世能父子在北山孔雀明王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开启了伏氏家族的石刻生涯。伏氏匠人手法细腻、做工精巧，尤其擅长雕刻人物神态与细节纹路。其代表作北山孔雀明王造像形态生动，明王端坐莲台、神态安详，身后的孔雀羽翼舒展，翎羽纹路清晰细腻，层次分明，工艺十分精湛。再加之孔雀作为中心柱来加以支撑洞窟的设计，甚为巧妙。

大足石刻之所以规模宏大、题材丰富、风格多样，离不开这些普通工匠一生的坚守，更离不开家族数代人的薪火相传。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，拼凑出了属于宋代民间匠人的奋斗史，让冰冷的山石古迹拥有温度与故事。

石载哲思：—— 面向后世的文化叩问

大众认知里的宋代，常常定格于宋词、宋画、宋瓷勾勒的文人风雅图景。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则揭开宋朝鲜活的另一面，展现普通民众的生存图景与民间工匠的精神气象。

两宋时期，士大夫阶层普遍崇尚儒业、轻视技艺，视手工造作为末务，但巴蜀地区的民间匠人没有被世俗偏见束缚。他们踏实钻研技艺、大胆创新风格，不仅雕刻出大量生活化、世俗化的造像，还大胆开创三教融合的雕刻题材，充分体现了宋代思想包容、文化多元的社会特点。

更难得的是，这些匠人敢于在传世石刻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籍贯。作者在书中细致的描述中，不禁给人感触到：那些郑重刻于石上的籍贯与“攻镌”

自称，是宋代工匠自我意识的觉醒宣言，这种主动留名、自我标识的行为，是难得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信。他们不再是依附于时代的无名劳动者，而是有籍贯、有家族、有技艺、有尊严的独立个体，用一生的专注和坚守，证明手艺不分高低，匠心自有价值。他们不只是普通的劳动者，更是中华石刻文化、巴蜀地域文脉的传承者。

作者在书中感慨，每一处题名，都是宋人留给后世的文化叩问。风雨可以侵蚀山石、模糊字迹，匠人也早已消逝在岁月长河，但他们精益求精、坚守传承、踏实务实的匠心精神，永远不会过时。这些刻在石头上的不只是名字，更是宋代民间匠人对技艺的敬畏、对职业的坚守，是跨越千年依然动人的精神力量。

品读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，方能读懂深藏摩崖之中的千年匠心与文化底气。一尊尊栩栩如生、一道道细腻深刻的凿痕、一处处斑驳古朴的题记，绝非简单的石刻工艺，而是两宋民间匠人以一生为炬、以技艺为根，日复一日深耕细作的成果。大足石刻不只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，更是镌刻在山体之上鲜活的民间史书，忠实记录宋代市井百态、兼容并蓄的思想与熠熠生辉的匠人风骨。正如，长期从事雕塑工作与教学的李己生先生所讲的那样：“许多无名的匠师们，在大足石刻中制作了不少的优秀作品，在今天仍能闪耀着灿烂的光芒，为我们所珍视。”的确，古时匠人以刀镌石、留存岁月，镌刻于石的文化自觉，时刻在无声叩问每一位观者，该如何接续这份以匠心守护文明的千年契约。